

西泠印社与李叔同先生的印章

■ 苏翔

“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王维笔下的辋川歌湖，仿佛可以是世界上所有的湖，西湖也没有例外。孤山西麓，静倚西湖，沿着白堤一路过去，这里有一座古水潺潺、茂树松阴的近代园林，名曰西泠印社。

在《杭州市志》卷一有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的九月，丁仁、王禔、叶为铭、吴隐等在孤山创办金石学术团体，1913年成立西泠印社。”1913年，西泠印社除了推举社长之外，他们还制订了社团制度，名曰《社约》。西泠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并且规定加入的会员需是与篆刻相关的人士，如此下来，西泠印社的学术氛围就更纯粹了。

研究印学，收藏印刻，也可作为文字训诂考证的材料，因此那时候很多文人学者都会对篆刻有些注意，或甚者是喜爱。以境界之论“人间词话”的王国维先生也很精通篆刻，他与吴隐、丁仁以及后来的马衡等印人都有往来，其著述《观堂集林》还请了吴昌硕为其题内封。

夜静深山空，一往别轻舟。1918年的盛夏，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事佛，成为弘一法师。这个令时人感到震惊也无法理解的决定，并非是他一时的冲动。

在此之前，李叔同把自己油画作品的一部分和一些美术书籍寄赠给北京美术学校，音乐书籍送给了刘质平，还有其他书籍衣物之类另赠给了丰子恺等学生，而将自己收藏的印章、一些印稿刻刀之类和一部分书画则送给了西泠印社，所赠的印章一共93枚。

是怎样的信任，可以使他愿意将自己如此心爱之物托付于此呢？这里也要提到西泠印社四君子之一的叶为铭。

1912年的秋天，李叔同受聘于经亨颐，来到杭州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在杭州生活教学的这些年里，经夏丐尊等人的介绍，很快就与吴昌硕、叶为铭相识，渐渐



杭州虎跑 经幢石塔

相知。因大家都喜好篆刻，也颇有一定的研究，第二年，他便主动加入西泠印社。

三年后的夏天，李叔同读到日本杂志中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是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他自言患有神经衰弱症，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要断食一下。关于这个想法，他没有和太多人说，就找到西泠印社的叶为铭一起商量断食的地点。叶为铭是杭州人，自然对杭州寺院比较了解，就推荐了西湖附近较为清净的虎跑寺，又介绍了丁辅之代为安顿。

我喜欢虎跑是很贞静的。

林木郁郁葱葱，到了八月盛夏的时候，寺院宛若一片天然的洗心之地。前年七月，兴致起来，就一个人去虎跑散心。那是快要接近傍晚的时候，“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霞渐渐红晕开来，晚风拂面，与我同时来的访者大多放弃了往深里去的山径，半道中接了虎跑的泉水欣乐而归，而剩下的时刻才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我在弘一法师墓塔跟前站着，数着石

塔上刻着的字，石塔高高挺立，瞻望中瞬息而过的时间，仿佛也刻进了后人守护这里的歷史。

石塔前面有一座弯弯狭长的绿池，绿池宁静，静默里悠悠缓缓游过一条金色的大锦鲤，我在那错落不齐的石块上站了一会儿，将心事与它说话，它也好认真地在听，仿佛可以通得灵性。

那么多的夜那么多的月光里，叔同先生真的没有过挂念吗？家中事，人间事。

叔同先生写过一篇《西湖夜游记》，也是残暑未歇的七月，在湖上饮酒，看晚霞睡去，“晚晖落红，暮山披紫，游客星散，流萤出林，湖岸风来，轻裾致爽”，先生那天一定无忧无虑吧。

贞静如是。

然而至于他的皈依，则又是另一回事了。李叔同喜爱书法篆刻，加入西泠印社后常与社员切磋刻艺，不仅如此，他还在浙师创办了金石篆刻研究会，为其取名“乐石社”，作为对篆刻艺术的推广和发扬。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藏有李叔同与叶为铭的十帧书信，从中可读到过去他对金石文艺的雅趣。我从洪丽娅的《弘一法师致叶为铭信札》中引出其中致叶为铭书信之二：

品三先生足下：日前走谒不晤至，师校学生近组织乐石社，研究印学，刻已有十六人。闻西泠印社开金石书画展览会，拟偕往观览，以扩眼界。苦无力购券，未识先生能特别许可入场否？拟于今日下午来观，事属风雅，故敢渎求。祇叩道安，特候回示不庄。乐石社章附呈上乞政。弟李息顿首

信里提到浙师的乐石社已有16位学生选课研究印学，又能带着学生前往西泠印社参观展览，李叔同所创设的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真是好让人羡慕。后来从一些文献资料里得知，乐石社还

有《乐石社简章》，并且每月都由社友的优秀作品汇编成一册杂志，名曰《乐石》，布蓝色的底，左边竖排印着一行字“乐石第一集”，是李叔同题的刊名。

又过了很多年，1928年7月，鲁迅在日记里记下他在杭州游玩的情景：“……午后同至西泠印社茗谈，旁晚始归寓。鲁迅离开广州后，其中抽出整整四天时间专程到杭州，主要是为了陪同夫人许广平游山玩水。那天与郑石君等人在楼外楼午饭后，一行人便走到隔壁的西泠印社，在四照阁饮茶闲谈，一直谈到傍晚都没有尽兴。

川岛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时，他说，鲁迅先生那几天兴致很高，还谈萧伯纳和高尔基的作品，也谈一些中国的绘画雕刻和别的。临出来时，他还在西泠印社购买了一些拓本，“内中有一种是三国贯休画的罗汉像石刻影印本”，这倒不是说十分难得，其实鲁迅本就也喜欢这些金石篆刻，在印学、平面设计、装帧艺术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比如他自己就会抽空刻印一些自用章，也会请名家为自己刻章。

“坐茂林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读到韩愈的这两句诗，虽然画卷之境界恬然又自由，可是总会让人心生一种寂寞之情，若借用顾随先生的话说，那就是“寂寞心”。何以至此？想来想去，大概只有一个答案，那便是遥远的心之距离。

当然也可以不根本寂寞，以艺术志趣为生活主要的注意力，精神是很容易丰盈起来的。文人在大自然的拥簇下聚到一起，共赏诗画，谈论文艺，而这样的雅集风俗直到今天的杭城也仍然有着，西泠印社每年两次的春秋雅集就是这一例。一城山色半城湖，有情怎会愁日暮，这城市里如今依然有大隐之处，多少都是历史的馈赠。

善者不择

■ 介子平

善将者不择兵，人尽其用；善炊者不择米，粗粮细作；善闲者不择时，躺倒便睡；善饮者不择酒，一醉方休。

善画者不择墨。黄宾虹作画善用墨，往往是浓墨、淡墨、破墨、泼墨、渍墨、焦墨、宿墨七种并化为己用，最是其阴面山法，泼墨重彩、勾勒点染之外，干笔皴擦，积笔墨千百遍层层深厚。所用毛笔常年不洗，用时以牙齿咬开，舌舔而沫濡之，故画台上不见笔洗水盂。一画毕，暂放一处，有人来取，蘸墨再添加，正面添完，反面也不放过，非积得墨漆漆如三代碑拓。

看似黝黑一团，实则分阶分层，墨中有墨，墨不碍墨。幽暗浓郁古木沉浸于朦胧暮霭之中，自有一番浑朴苍茫、吞吐六合的混沌之美，似明似暗，若即若离，山水乃缩小的宇宙。其晚年，以水调墨，以水带墨，以水破墨，归纳渍水、泼水、铺水诸法，以代墨法，《九十杂述》云：“王维水墨，全

浓墨，只用清水；以水破墨，以墨破水。”为此，画面越发的水墨淋漓，秀润华滋，苍茫错综，深邃莫测。绘画神品，言词无以形容。浑然一体间，墨象也气象，水法也墨法。不择墨，也不择色，其晚年所作山水喜加石绿，沉郁之中，忽有艳亮，所用者皆研钵瓷杵自治而来。

善书者则不择笔，狼毫羊毫、鸡毫兼毫皆可，也不择纸，毛边元书、泥金罗纹皆可，甚至粉壁石壁、贝叶蕉叶也可。裴行俭尝谓人曰：“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惟余及虞世南耳。”八大山人晚年善用淡墨秃笔，书也了无挂碍，极为简练，缘纸走笔，自得真趣。善书者不择纸笔，其妙在心手不在物，笔在心手，哪怕画个圈圈，也是书法。天地万物之形、喜怒哀乐之情，一一寓于书，无意于佳乃佳，故曰书之所观，在观书者内心，反之，必是舍本逐末。

余不善书，写作求趣不求道，从道不从君，每每在废纸的边角背面，若白纸一张，大脑随之也空白一片。陆树声《清暑笔谈》谓：“余无字学，兼不好书，间有挟卷轴索余书者，逡巡回避。然遇佳纸笔入手，辄弄书数字，书后或弃去，独喜购佳纸笔。或谓善书者不择笔纸，余曰：‘此谓无可无不可者耳，下此惟务其可者。’”周星莲《临池管见》谓：“废纸败笔，随意挥洒，往往得心应手。一遇精纸佳笔，整襟危坐，公然作书，反不免思遏手蒙。所以然者，一则破空横行，孤行己意，不期工而自工也；一则刻意求工，局于成见，不期拙而自拙也。”如此之人，以前以为就自己怪僻，古今不乏其有。

善读者不择地，马上枕上厕上。随遇而安，哪里有太阳哪里就是天堂；不计优劣，哪里有知识哪里就是书房。我也

有间书房，只是堆放书籍之库，而非读书之所，如同写作不自在笔精墨良，读书则受不了正襟危坐。然过了读书的好年华，纵使躺下卧下倒下，也贵贱记不住。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善读者不择地而择时。近察流俗之舆论，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早成者未必有成；翻遍上古之典籍，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晚达者未必不达。持恒者，在守而不在择，世界虽大，愿望却小，春夏秋冬一本经，林语堂谓之“人生必有痴，而后有成”。揣己所长而专习之，能言者则鼓吹之，能文者则扬厉之，能行者则实行之。作为职业编辑的我，一生无所专，却有所善，善待文字之善。

善者不择，其善何来？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使事业成为喜悦，以喜悦之身，养喜悦之神，使喜悦成为事业，其不择？